



(第22期)

主编 吴晓彬 编辑 万 君
美编 李红利 校对 杜沁莲

鱼池

苏轼诗赏析

□四川成都 小明

初到黄州

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。
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
逐客不妨员外置，诗人例作水曹郎。
只惭无补丝毫事，尚费官家压酒囊。

宋元丰三年(1080)二月，苏轼到达黄州。此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，处境艰难窘迫，过着困顿迷茫的生活。刚到黄州，他就写下这首诗。

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，描写作者初到黄州的所见，深刻地刻画了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绪。有自嘲自伤，有对权势者的嘲笑，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自己的遭遇，在自然中发现美，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，表现了诗人一贯的豁达、乐观。

“诗穷而后工”。“只惭”一句有几分无奈，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，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，文学上却可以大有所为。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，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。

江西一首

江西山水真吾邦，白沙翠竹石底江。
舟行十里磨九洗，篙声橹响相舂撞。
醉卧欲醒闻淙淙，直欲一口吸老虎。
何人得凭窥鱼缸，举叉绝叫尺鯉双。

此诗作于宋绍圣元年(1094)八月，时苏轼溯赣江南行，前去贬所岭南。全诗笔致清新明快，写景物，生动有趣。首句“真吾邦”三字，提挈全诗，表达了诗人对江西山水、风物的由衷赞美。接着，诗人抓住了白沙、翠竹、篙声、船石相擦极富特征的景象，为读者展开一幅清新、优美的赣江舟行图。第三联，用禅宗公案，妥帖确切，既切合本地风光，又表达了诗人达观的心态。最后两句，写得极富生趣，一个手举鱼叉、兴奋狂呼的渔民形象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(小明，成都某文化公司策划人，在《西南商报》等报刊发表文章)



——从《黄州寒食诗帖》谈起

□四川成都 傅录志

气韵高古的神采美

南朝王僧虔《笔意赞》云：“书之妙道，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。”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神采飞扬、气韵高古。是其在放意书写中，无意间将笔法、字法、墨法、章法等各种书法基本元素，以对比、阴阳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是其将压抑的心情，蕴含在扁厚沉郁的笔画形态之中，并以艺术的形式勃发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。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点画精细入微，无一笔不合古人笔意。

苏轼《论书》云：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，五者缺一，不为成书也。”苏轼学书心得言：“学书时时临摹，可得形似。大要多取古书细看，令人神，乃到妙处。惟用心不杂，乃是入神要路。”形是外在直观的，而神是内在心性的。得其形只需在临摹上多下功夫即可，而神采却需用心仔细揣摩，才能抓住其本质。苏轼有首论诗画诗也表达了他对神的看法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。边鸾雀写生，赵昌花传神。何如此两幅，疏澹含精匀。谁言一点红，解寄无边春。”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也继承他的这一书法思想：“古人学书不尽临摹，张古人书于壁间，观之入神，则下笔时随人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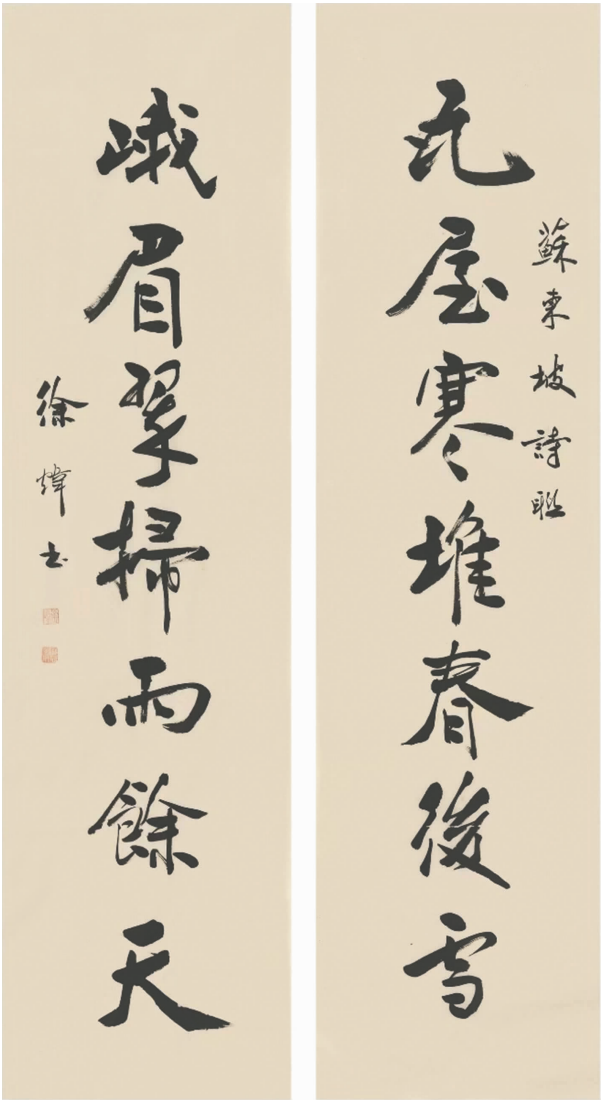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认为：“笔墨之迹，托于有形，有形则有弊。苟不至于无，而自乐于一时，聊寓其心，忘忧晚岁，则贤于博弈也。虽然，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，圣贤之高致也。惟颜子得之。”笔墨的本身形态对神采的表达是有一定弊端的，只有把握好度才能使心灵得到自由解放。

佛教经典《无常经》，佛曰：“世事无相，相由心生，可见之物，实为非物，可感之事，实为非事。物事皆空，实为心障，俗人之心，处处皆狱，惟有化世，堪为无我。我即为世，世即为我。”这里的相是事物的表象，而表象来自于人的心境。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的笔墨形式是表象，而笔墨所传达出的精气神则是苏轼的真实心境。

神采通过作品的形式语言表现出来。分析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的形式语言，可以用“厚、密、扁、险”四字来表达。

所谓“厚”，是指笔画厚实，绝无纤细柔弱之态。世人以为“肥胖”，岂知这是苏子对“气血骨肉”相连，所要表达的“肌肤之丽”。如“横、竖、点、撇、折”在“三、年、今、苦、萧、屋、破、寒”等字中应用。

所谓“密”，是指点画间的空间关系，以交织、重叠的线条形成块面关系，加之与个别字及行距的疏朗对比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冲击力。“密”还是一种隐忍，是苏轼将巨大的愁闷哀伤之心，以无言诉说的情境隐藏起来。“密”还是一种势能的凝聚，是力量爆发前汇集的前奏。如“春、惜、燕、夜、寒、重、墓、涂”等字。



四川成都 徐炜 书

所谓“扁”，是指对一些单个字的形态处理呈扁形，扁既是书法朴质的需发，也是苏轼本身抑郁心境的艺术形式的表现。如“苦、雨、瑟、云、卧、江、欲、死”等字，加之与少数取竖势的字穿插，特别是尖笔长竖的对比，显得锐不可当。

苏洵名扬天下

□四川眉山 熊朝东

下，士争传诵其文，时文为之一变，称为老苏。时相韩公琦闻其风而厚待之，尝与论天下事，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。”苏洵闭户苦读十年，用心研读经典，而不迎合时尚，其文厚重大气，有补于世，才得到上至权威人士、下至学士儒生的一致认同，奉为读书人习经为文的典范。

苏洵大器晚成，一鸣惊人，名动京师，一时间京城上至王公大人，下至学士大夫，不但争相拜读其大作，而且争相邀请见面叙谈。这与张方平、雷简夫、欧阳修等几位伯乐不遗余力的荐举是分不开的。特别是欧阳修，不仅对苏洵赏识有加，奉为上宾知己，还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、宰相富弼、文彦博等人。难怪苏洵感叹：“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。”

苏洵得意而不忘形。他冷眼观看京城繁华背后的嗜机号寒、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。他没有忘记自己著书立言的目的，怀中揣着雷简夫那封推荐信，决定先去求见当朝最高军事长官韩琦。

韩琦字稚圭，自号赣叟，相州安阳(今属河南)人，北宋政治家，名将，是个积极主张抗击外敌入侵的主战派。他三朝为相，立二帝，与富弼齐名，号称贤相。欧阳修称其：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：可谓社稷之臣矣！”

韩琦热情地接待了苏洵，二人所谈话题离不开言兵，很投缘。他认真读了苏洵的《权书》，十分赞赏，又征求苏洵对当前军事的意见。于是，苏洵写了《上韩枢密书》，呈献给韩琦，直言：“洵著书无它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，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，苟深晓其意，施之于今，无所不可。”并针对北宋当时军队兵骄难御的现状，纵论兵骄之弊，处骄兵之策。其言之有据、行之有策，多有独到见解，实有助于当时。

之后，苏洵一口气写了《上富丞相书》《上文丞相书》《上田枢密书》三封求见信，分别一一求见。几位朝廷重臣都非常热情地接见了苏洵，并与之进行了有关治国治军方略的谈话。他们对苏洵的才学人品都非常敬佩，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(熊朝东，东坡故乡人，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。主要著作有：《苏东坡传奇》《悠悠乡情》《苏轼词选析》《熊朝东散文》《明月几时有》《芳草天涯路》《苏东坡养生谈》《眉山苏轼》《大写三苏》《苏轼人生风范》《密州出猎》《千古第一文人——苏东坡》等。)



苏家老宅银杏黄

向哲 摄

眉山人语